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惲毓鼎
署籤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五

漢

世宗孝武皇帝

辛丑建元元年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于此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為江都相上初即位詔舉賢良方

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策問之廣川董仲舒對策略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

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豈欲扶持而安全之者在彊勉

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道者所

繇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歿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周道

衰于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故治亂

廢興在于已非天降命不可反也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

治而成之不能粹美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上下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

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綬之斯律動之斯和此之謂也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于天道之大者

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

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之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

任以成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

漢武尚文
學其中遂
於經術者
首推董仲
舒乃以為
江都王傅
而所擢用
者前如趙
綰王臧輩
之庸碌後
如莊助吾
邱輩之浮
誇所謂葉
公之龍而
已

之仲舒復對。畧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于

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尤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于內

而致行之則三王可異哉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

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與太學置

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者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

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至於此也古者任官繼職非謂積日累

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于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

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賢亂賢不肯混穀未得其真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

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盡

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于是上三策之仲舒又復對。略曰臣聞天者

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于是上三策之仲舒又復對。略曰臣聞天者

覆包涵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博愛而無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

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錄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天令之

謂命令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于承天意以順

命也下務明教化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

異于羣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

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禮樂循禮然後謂之君子也臣又聞之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賾致明

以微致顯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發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性者大慎微

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

之可爲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敝敝者道之失也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

相反將以揅益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揅當

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下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揅敝之政也經是觀

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者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

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準今豈何不相逮之遠也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有所詭于天之理與夫天亦有所

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予祿者不食于力不動于末是亦與

天同意者也身竈而賴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窮不

遘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著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

葵懼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嘗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惟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對斷絕上以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對斷絕上以

仲舒為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請皆罷之奏可仲舒少治春秋為博士

下帷講誦蓋三年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及為江都王非相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嘗問曰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為越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夫仁人

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繇此言之則越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後公孫弘

膠西王端亦上兄尤縱恣數害吏言于上使仲舒相之王素聞其賢善待之仲舒兩事驕王皆正身率下

教令國中居而治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講學著書為事朝廷有大議使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自帝即位始崇儒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

夏六月丞相綰免以寶嬰

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申公

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綰臧請立明堂

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

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綰臧請立明堂

教弟子受業者千餘人

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

用蒲裹其輪取其安也

東帛加璧

下設東帛上加璧尊德也

迎之既至問治亂之事申公年

八十餘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時上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大中大夫

舍魯邸

漢制郡國皆立邸于京師

議明堂巡狩改厯服色事

壬寅

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

淮南王安好書善爲文辭

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至是入朝上以安

屬爲諸父而材高甚尊重之每宴見談說昏暮然後罷

安雅善田蚡其入朝蚡迎之霸上與語曰上無太子王親高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宴駕非

王尙誰立者安大喜厚遺蚡寶賂

趙綰王臧下吏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免歸以石建

石衛石氏之別爲郎中令石慶爲內史太皇太后好黃老

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

長樂宮在東太后居之故曰東宮應劭曰禮婦人不預政事時帝已躬省萬幾太后又非五經故綰欲毋奏事太后大怒求

得綰臧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爲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事及諸所欲興者下綰臧吏皆自殺嬰蚡免申公亦

以疾免歸初景帝以石奮

河內溫人少侍高祖其姊爲美人因徙長安中戚里

及四子官皆二千石號奮爲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

恭謹無與比子孫爲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責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

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以故孝謹聞乎

郡國及是綰臧獲罪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

爲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上以是親之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

子兄弟最爲簡
易矣然猶如此

春二月丙戌朔日食

三月以許昌

高祖功臣柏至侯許昌孫嗣侯爲太常

爲丞相

以衛青爲大中大夫

初上之爲太子館陶大長公主有力焉以其女爲太子妃及卽位妃爲皇后后驕妒擅

寵而無子寵寢衰

上嘗過平陽公主帝姊王太后出降平陽侯曹壽

悅謳者衛子夫

其出微母曰衛嬪平陽侯家僮

主因奉子夫送入宮日

尊寵陳皇后聞之恚幾死者數焉子夫同母弟青

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侯家私與衛嬪通生青

冒姓衛氏爲侯家騎奴

大長公主以子夫故執囚青欲殺之青友公孫敖與壯士往篡取之得不死

上召爲建章

宮名在上林苑中

監侍中已而以子夫爲夫人青爲大中大夫

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癸卯三年冬十月中山王勝來朝

時議多寬鼂錯之策務摧抑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吹毛求疵諸侯王莫不

悲怨至是諸王來朝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勝具以吏所侵聞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

事加親親之恩焉

春河溢平原

注見前

大饑人相食

顏師古曰河溢之處損害田畝故饑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

閩越擊東甌遣使發兵救之遂徙其衆于江淮間

閩越發兵圍東甌

初吳王濞太子駒已走閩越怨東甌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閩越從之

甌使人告急。上問田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自秦時棄不屬，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莊助以證爲氏助吳人以賢曰：「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何以子萬國乎？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上曰：「其對策擢中大夫。」

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以法距之爲無虎符

助乃斬一司馬，喻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兵罷。東甌請舉國內徙，乃悉舉其衆處于江淮之間。

九月丙子晦日食

帝始微行起上林苑。三輔黃圖苑周舊二百里離宮七十所上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

又得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吾邱壽王。吾音虞晉有虞邱氏壽王字子鱗趙人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東方朔。風俗通伏羲之後帝出乎震主東方因氏焉朔字曼倩厭次人

枚舉。枚氏出周官銜枚氏終氏顯頤裔陸終之後以名爲終軍。氏軍字子雲亦曰終童濟南人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等辨論中外助等外

謂卿大夫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紕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舉不根持論好詼諧。上以俳優畜之。惟助與

壽王見任用。而朔時爲直諫。有所補益。是歲上始爲微行。與左右善騎射者期諸殿門。期門之號始此以夜漏下十

刻始出。旦明入南山下馳射。至夕還大驩樂之。是後數出私置更衣十二所。晝休更衣夜則止宿然上以道遠勞苦。又

爲百姓所患。嘗從南山下馳騫禾稼地鄠杜令欲執之示以乘輿物乃得免又嘗夜至柏谷逆旅主人疑爲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異上狀報止其翁不聽嫗飲翁酒醉而縛之少年乃散去柏谷在陝州

豐寶縣于是使大中大夫吾邱壽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諫曰：「南山天下之阻陸海有謂陸產富饒之于海之

區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用。下奪農業。其不可一也。盛荆棘之林。大虎狼之虛。讀作墟壞人家墓。發人室廬。其不可二也。垣而囿之。騎馳車驚。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劉敞曰。不足之不當作。亦隄猶防也。言車輿馳騁。不爲防慮。必有顛覆之變。其不可三也。帝乃拜朔。大中大夫給事中。加官以給事禁中。名然遂起上

林苑。

甲辰四年夏有風赤如血。

乙巳五年春置五經博士。

丙午六年夏五月太皇太后崩。合葬霸陵

六月丞相昌免。以田蚡爲丞相。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多受四方賂遺。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少府屬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少退。

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

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燕人等將兵擊之。越人殺郢降。兵還。南越遣太子嬰齊入宿衛。閩越王郢興

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舉兵。上書以聞。上多其義。遣大行王恢出豫章。漢郡治南昌。今南昌府南昌縣是。大農令

韓安國出會稽。俱爲將軍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畧曰。越方外之國。剪髮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不受正朔。非疆不能伏威。不能制以爲

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今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微幸以逆執事，所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羞之。陛下以九州為家，生民皆為臣妾，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蠻夷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是時漢兵遂出，未踰嶺，聞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縱殺郢，使使奉其頭致王恢。恢乃以便宜案兵告安國，而使使奉王頭馳奏，詔罷兵，立無諸孫繇音搖為越繇王。餘善既殺郢，威行于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以餘善不足復興師，立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使莊助諭意南越，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助還過淮南，上又使助諭淮南王安，以討越事，嘉答其意，安謝不及，助遂與安相結而還。

以汲黯

字長孺，潁陽人。胡三省曰：黯之先世為衛大夫，蓋食采于汲，遂以為氏。

為主爵都尉。

初，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還報曰：

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使。

漢郡治懷遠，註見前。

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

屋比延燒，不足憂也。

漢郡註見前。

臣過河南，見前，貧民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

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已遷為東海。

漢郡治郯，今山東沂州府郯城縣是。

太守黯好清靜，擇丞史。

漢制郡守屬有丞，有諸曹掾史。

任之，責大指不苟小。臥閣不出，歲餘。東海大治。上聞，召為主爵都尉。時天子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曰：

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

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賜告休假曰：『告。』

士卒樂李
廣之寬而
苦程不識
之嚴蓋以
李之將略
本優于程
所謂神而
明之存乎
其耳若
論行軍之
常經則紀
律森嚴自
當以程爲
正

賜告天子優者數終不愈最後莊助爲請上曰汲黯何如人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遠堅固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責育孟賁夏育不能奪之矣帝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黯以嚴見憚大將軍丞相燕見上或不冠至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敬禮如此

丁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從董仲舒對策之言也

以李廣程不識程伯休父封于程其後以邑爲氏爲將軍將兵屯北邊廣與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曲行陳就

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孟康曰以銅作鐃受一斗書炊飲食夜擊持行故曰刁斗鐃音譙溫器有柄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

候斥度候望也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治軍薄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匈奴

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

秋七月癸未日食

戊申二年冬十月始親祠竈五祀夏所祭其神祝融遣方士求神仙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

侯高祖功臣有深澤侯趙將夕舍人匿其年及所生長嘗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宴坐中有老人九十餘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大父識其處一坐

盡驚及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于柏寝已而案其刻果然于是上大駭以少君爲數百歲人也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謂鬼物而丹砂可化爲黃

金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于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琅邪人秦時賣藥海邊人言其千歲

少君爲上言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才計反藥爲黃金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海

上燕齊怪迂之士多更來言神仙事矣

時又有臺人認思爰祠太一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上爲立祠長安東南郊

太一天帝之別名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

也五帝太微垣五帝座也

夏六月遣間誘匈奴入塞將軍王恢等伏兵邀之不獲恢以罪下吏自殺先是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

王恢請舉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爲不如和親羣臣多附安國議遂許之至是鴈門馬邑豪霸翁壹

注

見前翁者老人之解壹名因恢言匈奴初和親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上召問公卿恢及安國更相詰難恢曰陛下

爲一而匈奴侵盜不已無尤以不恐之故臣竊以爲擊之便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常圍于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聖人以天下爲度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故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臣竊以爲勿擊

便恢曰不然高皇帝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死傷中國騁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常坐而後敵國今將卷甲輕舉深入

長驅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兵法曰遣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言擊之者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陰伏而處審遮險阻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

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恢議六月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爲將軍將軍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傍谷中使翫翁

壹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取單于信之以十萬騎入武州

漢縣故城在山西朔平府左雲

縣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乃攻亭得鴈門尉史

漢近塞郡皆置尉每百里尉史二人

欲殺之尉史具告單

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我固疑之乃引兵還

單于曰吾得尉史天也以爲天王

漢兵追至塞弗及乃皆罷兵始王恢主別

從代擊虜輜重及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

恢行千金田蚡蚡言于太

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太后以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恢遂自殺自

王恢不主和親之議請舉兵擊之論者或以爲動啓邊罪之非也觀其所言原不敢發兵深入不過欲誘殺單于僥倖成功先已氣餒而計左矣卒之畏懦不前損威辱國果斷如武帝情不能明正其罪而誅之聞而自殺猶濫網耳

是匈奴絕和親往往入盜邊不可勝數然尙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

己三年春河徙頓邱漢縣本春秋衛邑注見前夏決濮陽濮東郡治注見前黃河自周定王五年後至是再徙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禹貢雖指河

東南是一句通鑑考異以頓邱屬東郡勃海乃在頓邱東北恐誤因刪去入勃海三字蓋誤以東南二字屬下讀也流入渤海禹貢雖指頓邱決口及入海處溝洫志

初經頓邱縣西北至是改流過其縣東南歷睥觀至東陽武今山東朝城縣俱屬曹州府千乘濮川注俱見前夏復決濮陽鄒子

海者也睥觀今山東觀城縣東陽武今山東朝城縣俱屬曹州府千乘濮川注俱見前夏復決濮陽鄒子在開州南亦曰鄒子口禹貢雖指濮川狹小不能容故其

夏又自長壽津溢而東以決于濮陽長壽津注見前注鉅野在曹州府鉅野縣北通淮泗此黃河入淮之始郡十六天子使汲黯鄭當時字莊陳人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是時田蚡奉邑食

決而南則無水災邑多收因言于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望氣者亦以爲然于是久不

塞禹貢雖指河既決鄒子東南通淮泗于是北潰之流微濮川之水涸矣

戊辰四年冬十二月晦殺魏其侯竇嬰春三月田蚡卒初孝景時竇嬰爲大將軍田蚡乃爲諸郎已而蚡日

貴幸嬰失勢賓客益衰獨故燕相灌夫字仲儒潁陰人父張孟爲潁陰侯嬰舍人遂冒姓灌氏不去嬰乃厚遇夫相爲引舌夫爲人

直使酒諸有執在已之右者必陵之故與田蚡有隙蚡奏夫家在潁川橫甚夫宗族賓客爲姦利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清灌氏潁水濁灌氏

氏請治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受淮南王金與語言事具前賓客居間遂解未幾蚡取燕王女

爲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嬰彊夫與俱往夫因行酒罵坐夫行酒至蚡蚡不肯滿觴夫無所發怒適

平鄙程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曹咕囁耳語耶蚡大怒令騎縛夫繫居室署名屬少府遂其前事遂竟也竟前所奏夫事遣吏分曹逐捕

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夫既繫不得言蚡陰事嬰乃上書論救得見上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以爲

然令東朝太后廷辯之嬰與蚡因互相詆訐上問朝臣兩人孰是惟汲黯是嬰韓安國兩以爲是鄭當時是

嬰後不敢堅上怒當時曰公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卽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怒不食曰

吾在也而人皆藉猶陷也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平上不得已遂族灌夫使有司案治嬰得棄市罪景帝時嬰

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是事急使昆弟子上書言之書遂于十二月晦論殺之張晏曰著日月

奏案尙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嬰家乃勅嬰矯先帝詔罪當棄市遇赦贖之胡三省春田蚡亦卒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上使覓鬼者瞻曰此田蚡之意也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管欲殺之竟死嬰蚡事上本不直蚡特以太后故後

淮南王安敗上聞蚡受安金有不順語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夏四月隔霜殺草

五月以薛濶高祖功臣薛家之孫續封平棘侯爲丞相

地震

辛五年冬十月河間王德來朝獻雅樂對詔策春正月還國卒河間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務得其實每

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得書多與漢朝等時淮南王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王所得皆古文先秦猶言舊書

王得周官有五篇失冬官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記補之禮古經出魯淹中王收集餘燼獻之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王好之其他若尙書禮記孟子左氏春秋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

其學舉六藝謂六經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于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是歲十月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

應劭曰詳明堂靈臺也胡三省曰對三雍之制度非對于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天子下太樂官

屬太常存肄王所獻雅豐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也正月王歸國薨中尉以聞大行令奏諡曰獻

通南夷置犍為郡初治盤今貴州遵義府遵義縣是後徙治夷道今四川叙州府宜賓縣是置一都尉初王恢之討東越也使番陽今曰

鄱陽屬江令唐蒙風喻南越南越食蒙以蜀枸醬枸一作蒟音矩草類緣木而生子如桑椹熟時正青以蜜藏而食之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

牂牁江一作牂柯即古鬱水其上流為今貴州之盤江逕廣西南寧府為左江牂牁江唐數里出番禺城

下蒙歸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今貴州以西南籠諸府地古為夜郎國漢置縣唐始移縣于珍州今遵義縣桐梓縣是夜郎

臨牂牁江牂牁船代也楚莊躡伐夜郎檣船于岸而步江廣百餘步南越以財物役屬之然亦不能臣使

也蒙乃上書曰南越東西萬餘里從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竊聞夜郎精兵可十餘萬浮船牂牁出其不意

此亦制越一奇也請通夜郎道為置吏上乃拜蒙中郎將將千人從徭關今四川雅州府清溪縣古徭都國其東北有大關山即印味坂也

入遂見夜郎侯多同侯以竹為姓多同其名也厚賜之喻以威德約為置吏多同貪漢繒帛以為道險漢終不能有乃且

聽約蒙還報上以為犍為郡發卒治道數萬人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興法誅之巴蜀民大驚恐上使司

馬相如責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時今四川雷遠注見君長聞南夷得賞賜多欲請吏

上問相如相如曰叩首冉曉冉曉西夷二族今四川茂州是近蜀易通為置郡縣愈于南夷上乃拜相如中郎將建節往使

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也言廣西至沫即青衣水出雅州府天全州若水即瀘水注

癡以談諧
待漢武即
其自稱亦
不過從容
談笑避世
金馬門耳
乃能盡其
直諫侃侃
不阿非莊
則畫所及
安得以滑
稽少之

見前南至牂牁為徵通零關道零一作靈漢書地理志靈關道屬越郡橋孫水水經注孫水出臺登縣一名白沙江以南入若水臺登今甯遠府是甯縣以通邛都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上大悅

秋七月皇后陳氏廢后以祠祭厭勝媚道事覺册收璽綬退居長門宮寶太主即館陶公主慙懼稽顙謝上慰諭

之初上嘗置酒主家主見所幸寶珠兒董偃上使之侍飲稱為主人常從遊戲馳逐觀雞鞠謂雞鞠角狗

馬上樂之因為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偃中郎東方朔辟戟謂以戟置地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

曰何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于春秋方積思于六

經而偃以靡麗奢侈道淫辟之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一曰短狐亦曰射工南方淫氣所生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業

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淫亂之漸其變為篡上曰善

詔置酒北宮在未央宮北引偃從東司馬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偃寵由是日衰

詔中大夫張湯杜陵人中大夫趙禹潁川人定律令湯禹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于因循守職無所改作之吏于是始

作見知法張晏曰吏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以其罪罪之

八月螟

以公孫弘為博士是時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音嗣令各縣依次第接續供養飲食令與計偕計者

簿使也偕俱也令所徵略曰臣聞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者與上計使者偕來也萬川公孫弘對策以正而遇民信也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

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有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逖罰當罪則奸邪止賞當功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臣又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太常奏第居下上特擢為第一拜博士待詔金馬門宣署門也時有善相馬者東門京鑄銅馬獻之詔立馬于魯班門故更名金馬門世諸儒多疾毀固遂以老罷歸

壬戌六年冬初算商車

春穿渭渠

亦曰漕渠在西安府城南水經注漢漕渠自昆明池南傍山原東至于河

大司農鄭當時言穿渭為渠下至河漕關東粟徑易又可以

溉渠下民田萬餘頃詔發卒數萬人穿之三歲而通人以爲便

匈奴寇上谷

注見前

遣車騎將軍衛青等擊却之

匈奴入上谷遣衛青及公孫賀公孫敖

舊漢書

李廣四將軍擊

之李廣軍敗為匈奴所得置兩馬間絡而盛臥廣佯死脫其旁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兒馬推墮兒奪其弓鞭馬南馳遂得歸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兩將軍亦無功惟青得首虜多賜爵關內侯青雖出于奴虜然善騎射材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眾樂為用故每出輒有功

丑癸

元朔元年冬十一月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法

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于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

